

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醜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三卷終

風俗通義四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歛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暉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罪於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暉敢再拜奉觥歛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歛可行也。今暉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艸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譚。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休。伎以采名。

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鬪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篋輿養之。數日蘓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視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間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
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
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
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
州刺史胡方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
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
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
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闕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邪、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躡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益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則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節。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當求分力不

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之安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唐高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激一本作歌

風俗通義過譽四卷終

